

新報

十
○
刊

第二卷第四期目錄

時事述評——國聯會議與個別援我——英法俄防禦同盟的 延宕——英國賢君將作白宮貴客——遠東暴日封 鎖海岸之嚴重局勢——華中會戰與所謂『平沼總 攻』——晉境游擊與所謂『五台掃蕩』——贛東 粵南膠着寇如蹙鼷——福建省境處處是彈痕——	希 燿
英法蘇防衛同盟	希 燿
我們爲什麼要堅持當前戰爭	鄒錫光
敵僞破壞法幣的碰壁	張子波
論日軍封鎖中國海岸	戊 丁
西進途中的中國(譯稿)	心 亞
歐洲不會有戰事	方 正
國聯與和平陣線	心 水
我所知道的尤溪	汪發體
生命之花(國防三幕劇——第二幕)	夢 鷗
抗戰樂府	何勵生
廈大動態	莫憑欄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發行

時事述評

一旬來國內外

石崗

德義軍事同盟簽訂後，歐洲無異拋下一顆爆炸性炸彈。法西洶湧的合流，使沉悶期之歐局，頓趨緊張。民主國家，如火迫眉睫，深悟委屈求全矯飾和平之終非了處。遂有英土協定，俄波協商以及英法蘇簽盟之醞釀。和平軸心國家大有決心準備一切，與侵略強盜徹底周旋之勢。可是，時至今日，英法俄盟約經幾度磋商，尙未正式簽字，而國聯適於此時召開一〇五屆常會，議案空泛無力，毫無進步。而慕索里尼復咆哮擬廢止英義協定，遠東更有暴日法西軍人違法封鎖中國沿岸而造成異常嚴重之惡劣局勢。是則可見民主國家「鋤奸有心，制奸無力。」而法西狂徒，氣焰囂張，與日俱進，益加逞強！諸情容略述梗概於下：

國聯會議與個別援我

國聯行政院第一〇五屆常會於本月二十二日午開幕，由俄代表邁斯基主席，議事日程中共有兩項，中國之聲請列為首項，其次為巴力斯坦問題。關於但澤問題阿爾巴尼亞問題均避免討論。我國代表維鈞曾發表慷慨之演說，要求國聯更進一步於財政上物質上援我，同時並禁止以軍用品運往日本。英外相哈立法克斯終以我提議廣泛，未能表示贊助。但渠對於中國抗戰則深表同情。結果於五月二十七日議決關於中日事件議案二則：（一）認日本為侵略國，希望會員國繼續援華。（二）對於日本轟炸中國不設防城市嚴重加以譴責。足見本屆國聯之議案，較之過去關於中日事件議案，並無若何進步。我人以為國聯目前終不為一世界和平軸心，中國人民在自力更生的鐵則下，對此絕不心灰。目前我們只盼望各國聯會員國能夠忠實議案，做到個別援華制日「取有效方法，援

助中國。」已夠使日本軍閥加速地崩潰。

英法俄防禦同盟的延宕

英法俄同盟之醞釀，為時已久，中經李維諾夫辭職時，曾陷於停頓狀態。後因德義軍事同盟之反響，因而復蘇。先由英下院之倡議，經法政府之協商，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與英外相哈里法克斯會談後，始作初步決定。日內瓦國聯開會時，法外長龐萊之熱情傾談，極力拉攏，條約內容大致商妥。其間大約因對弱小民族問題為問題爭執之中心。昨倫敦二十九日合衆電，英外交界以英法蘇三國反侵略集團，當可於數日完成。若如此則反侵略陣綫，今後將可具體建立，維護世界和平。

英國賢君將作白宮貴客

英美若能建立堅強之合作，這種龐大之和平勢力，足使納粹驕客法西醜徒，處之死地而有餘。此次英皇喬治第六偕皇后漫遊美洲，實具有重大之政治意義，尤憶去年英王訪法，使英法邦交日趨親密。五月廿二日英皇已抵加拿大，大約逗留不久，即可訪問羅斯福總統，兩個和平支柱國家元首之握手，象徵和平正義之不可侮，現華盛頓準備盛大之歡迎，輝煌燦爛之白宮，將旋舞和平教穆之歡騰。

遠東暴日封鎖海岸之嚴重局勢

鼓島事件未了，日本復宣稱封鎖中國沿海口岸，自六月一日起，凡有輪航往江蘇、浙江、福建各海岸，上海海關，拒發出航單。其目的顯為獨霸遠東的試探。現英美法各國，已舉行協議，協商報復，英法軍事外交要員，均集滬討論對倭。俄軍艦更開進海參威。太平洋的波濤，已捲起洶湧，看暴日的血口，將如何綁紮。

——國內時事見封底——

英法蘇防衛同盟

希·燭

德義軍事政治同盟的締結，把一向同床異夢的英法蘇喚醒過來。東歐的火藥氣味，衝開了張伯倫的朦朧睡眠，於是英法蘇反侵略防衛同盟得以迅速由醞釀而行將告成。

這一同盟的成立，無疑地會撥開目前東歐的滿天陰翳，希特勒垂在但澤的饑涎，只好暫時吞進肚裏。雖然捷克的煤鐵奧斯科達兵工廠的大砲飛機，已夠使希特勒在誇耀武力上振振有詞；雖然因為德國三十二項戰時原料品的缺乏，曾使希特勒對波蘭走廊這條迴路難圖欲試，吞併捷克後，他更起了攫取羅馬尼亞煤油染指烏克蘭麥場的野心；然而在波蘭他首先碰壁，柏克上校並不步上捷克的後塵，讓波蘭俯首貼耳，聽憑侵略者的宰割。他一方面使波蘭積極備戰，一方面敦睦俄波邦交，積極與民主國家合作。事實上，波蘭一百萬的步騎兵和二千架飛機，還有四百五十萬的後備兵員，已經不會太讓希特勒佔得便宜，現在再加上英法蘇的一千六百萬軍隊，這使希特勒對於德義軸心的實力，不得不來一番重新估計。義大利雖然先後奪得阿比西尼亞與亞爾巴尼亞的土地，在東歐它却跟在德國的背後。墨索里尼對東南歐和巴爾幹半島何嘗沒有進一步的雄圖，可是在希特勒的橫衝直撞下，他是著鞭無力。而先天又給義大利一個不利的地形，那長靴形半島的突出，却被英法認為是進攻極權國家最有利的地方。在地中海它

既不足與英法相角逐，而法義邊境的阿爾卑斯山脈，歷史又告訴我們這是法國最有利的戰場。被視為戰爭命脈的工業，義大利却不幸把它集中在北部的米蘭一帶，一旦戰事發生，自然很容易被劃進法國飛行半徑的範圍。

有了這些缺點的德義，能夠在歐洲橫行一時，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希墨兩君看破了民主國家過去的弱點而利用先聲奪人的手段，另一方面却由於英國現實外交的一味姑息。現在英法蘇同盟的成立，已經造成了三國武裝衛護歐洲和平的局面，直接遏阻侵略國家氣燄的囂張。至於遠東的日本，它支持了二十三個月的侵略戰爭，對華戰費已經超過一百萬萬，去年發行的四十三萬萬公債，至今只推銷了三十六萬萬，在這麼遲滯的經濟消化力下，它自然急盼着德義的聲援，然而當德義真動向它招手的時候，它自己却又感到力量已不足牽制遠東的蘇聯而躊躇不決。太平洋方面美國艦隊的回防，更使它望著德義同盟而徘徊瞻顧。此時跟着英法蘇防衛同盟消息的披露，美國赫爾國務卿更發表了抨擊孤立政策的演詞，參眾兩院的外委會主席又從而贊助，給民主國家一個遙遙的聲應，使得徘徊歧路中的日本軍閥益發感到徬徨。

我們望著歐洲天空的撥雲見日，我們慶幸著蘇聯國境的西顧無憂，我們更慶幸地看著遠東天秤上，中國人的熱血已經重過日本的大砲飛機。在少壯軍閥和元老重臣的互相牽制下，眼看著日本法西斯加速地走上毀滅的路。



我們爲什麼要堅持當前戰爭



鄒錫光

「戰爭」的基礎了解

戰爭與和平原不是可以獨立成功的概念，兩者在本質上是一件事象表現不同的兩方面。德國的軍事學家「柯拉才維基」曾說「戰爭是用暴力手段來進行之政治的繼續。」有時，戰爭確是可以作如此解釋的。「進步」的戰爭，在人類進化發展的過程中，曾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歷史上，當社會矛盾發展到無可解決時，戰爭是一時的解決了一些嚴重的矛盾。

這些話毋庸認作我是任性的作好戰論者說辯；戰爭固是在人類社會生活矛盾的歷程上會有時無可避免，然而戰爭的本身終非人類社會發展到明朗化的表徵。說戰爭是殘酷的恐怖的悲慘的，一點兒也沒有錯，就說一九一四——一八年的世界大悲劇，僅以死亡的人數而論，就有三千七百萬的骨肉燬成破灰。若說交戰國互相逞能的極大破滅性的毀壞，四千年的歐洲文明，幾乎斷喪淨盡。說起來尙是心有餘悸！人間世若說「互助」和「愛」不是虛偽的遁詞

，戰爭是首先該與人類絕緣。歐戰時文人的變節阿諛「戰爭」，他將永遠逃避不了歷史上幫兇的罪譴。

時代的黑鞭，驅使一些赤眼黑心的人們走上窮凶極惡瘋狂的逞強的時候，那種無限量的屠殺弱者，那種野心家惡劣的混戰，基於一種滿足私慾和那卑鄙不堪的企圖所造成人類最大陰謀的殺戮。這種戰爭，是完全的獸行，是絲毫不得饒恕的罪過，在人類史上是無比的危害。明達的人類，當此惡戰來臨的時候，他應毫無猶豫的提出異議，他還需要挺身而鬥，作堅強的反擊戰鬪，要從艱苦的掙扎中逃出禍害。不然，他就要蒙受無可解救的困危以至於悲慘的毀滅。歷史上確有許多怯懦不自振作的弱者，在暴力摧殘之下犧牲了，這絕不能迷信「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天演，原因到是不長進的人們，懈怠於起死回生的應戰工作，不思奮圖圖存而蜷服，畏縮，至於死滅。誠然歷史原不曾縱兇，可是萎怯的人羣却自投上歷史的黑圈。

這是絕對可靠的真理，野蠻者用暴力戰爭來威脅那自稱和平不敢正視戰爭的另一方面，假使正義不會在戰爭中得勝的話，那麼野蠻者的好戰威脅一定要在虛偽和平中佔勝的。原因是虛偽和平者不敢正視戰爭一眼，在好戰者刀刀逼近的時候，他只能有最大限度保持著迅速退却的姿勢。

事實上暴力野蠻絕不是歷史的正統，虛偽和平只會被晦昧的以及一些目甘墮落的人們賞識。人類的祖宗，早在不斷的戰鬥中求到生存。歷史是在不斷進化的歷程中行進，人類會經營著不少爲的正義爲真理的鬪爭，而且勝利是百分之百的到來。

「進步」的戰爭在社會發展動的演變中是最大的動力，在政治形構的創革上牠不能產生劃時代的變異。再說戰爭是悲慘的殘酷的恐怖的，但進步的戰爭係一個害病的人施用外科手術，困痛在所不免，困痛亦在所不計，爲著治病，唯有醫療才能得救，同樣當人類不得已又是無可避免的從

事起死回生的戰爭，像革命的鬪爭，原即是要清除社會的霉爛，計劃人類社會情況的永遠康復。

中華民族神聖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毅然從事戰爭，消極的是抵制暴力野蠻的無情的殘酷的殺戮，（所謂給打擊者以打擊。）；積極的是建設三民主義社會的民主國家一段尖銳化的急劇的突進的行程。（正確的目的還在以戰爭消滅戰爭）。要拔根的遺棄戰爭，是要消滅人類社會戰爭的病徵，戰爭原是寄居在人類社會發展在未合乎科學化的現狀之下，大同世界實現的時候，戰爭要成爲歷史的奇蹟。中華民族的抗戰，博得世界人類的興奮鼓舞。並不樂意他們直覺的同情，和一些悲天憫人的態度，也不贊歎他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單純俠義風，我們珍視的是貴在他們的正義感，貴在洞解我們革命鬥爭的豐富意義。誠如英人洛森所說：「日本國在中國的被擊退是有助於歐洲和平的一張王牌。」

戰爭的性質，需要明確的分辨。對於「進步」戰爭的到來，該是毫無猶豫的承受。若是野心家逞能的瘋狂的撕殺，還要謹防免捲入罪惡的黑流，濺腥了一身血污。

「虛偽和平」的罪孽

「和平」不是僥倖的幻想，真正和平的實現，是需要蠻橫的人類徹底的洗心革面。固然，目前當人類接近大同社會的時候還是有適當的距離，在這中間革命的鬥爭是否能夠免掉流血的階段，尙待歷史來決定，然而我們確信戰爭方式中最殘暴的野心家的兇狠殺戮的抑制，我們是可能有適當努力。歐洲鬧著反侵略線，鬧著和平陣線，雖披著一套和平華麗的外衣，實質上他們同樣是夢幻於雄圖爭霸的迷途，絕無餘勇地把全世界人類的利益視作重於個人的利益；結果是弄得連口頭和平都不可獲得，血腥味，火藥氣到處紛飛。歐洲已經是到處的巴爾幹。

一些盲目的虛偽和平的說教者，他只能放出一些卑怯無能的理論，遊戲在可憐的哀籲的乞求，牠原沒有抑制戰爭的力量，牠亦沒有維護世界和平的自信。牠的反效果，是使侵略強盜，更把握住所謂和平國家的弱點，成長了法西斯氣餒粹氣餒的驕狂。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征服世界決非事實，事實是虛偽和平主義者的畏縮，全然成爲助長侵略者的力量。有人說：「虛偽和平主義者是比明目張膽的好戰者還要

下流」，因爲他是有意無意地作替侵略者宰割弱小的策士，引導人們走上毀滅沉淪的危途。

當狂暴者之前，決難空言「和平」，世界資本主義雖走上獨佔的行程，然而其危機較「自由競爭」時代尤過之無不及。爲原料及消費市場的掠佔，爲金融投資所謂獨佔資本市場的奪獲，他們在在迫切需要殖民地再分割，均迫切需要戰爭。政治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獨裁，經濟制度的統制及「奧泰基」政策，以及狹義國家主義精神的誇耀，極權國家早經妥善佈署，個適應戰時的場面。而軍備競賽的狂熱，軍火工業的時代景氣，更顯顯告訴我們野心者的企圖是什麼，當此「暴力」「權威」喊出要壓服一切的時候，片面的乞求和平，直是睜着眼睛做夢。

所謂「歐洲民主主義之被殺，實導源於民主主義之自殺」（見英人開森語）原不是一句沒有論理的話。歐洲一些民主國家，拘囿於虛偽和平的短視，早缺乏當年德謨克拉西反封建反壓迫的勇氣。由於內心對偶像和平的留戀，遂引導對於權威暴力的屈膝。歷史上卑怯的慕尼黑黑狗窟狀，充分說明犧牲弱小原是虛偽和平的真實。捷克，斯洛伐克的血淚，告訴世界人類應知

如何警惕！現在侵略者的豪情驕狂，民主國家應有十分明白的理由痛悔他的前非。阿比西尼亞的覆沒，阿爾巴尼亞的滅亡，奧大利亞的被併，再如西班牙國民軍的潰敗，伊誼之咎，明眼人自有詳切的辨認。戰爭會培植罪惡，那麼這種虛偽和平將培植更大的罪惡。

我並不希望煽動什麼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對壘，我是說欲真實的建設世界的集體安全，愛好和平的人道主義者，再無用耗費精神作虛偽和平的殉道夢。反侵略軸心國家，一條正確的路，是要放棄了一切私圖，勿再作剝削關係利益的打算。那麼和平勢力才能有望建立，不然，在這滿刺激的壓迫下，弱小者早經喊出『我們怕的不是戰爭，我們怕的是不戰而毀滅。』

(見文摘六期和平主義者一文中)

不惜任何犧牲以企求和平，不是說甯願讓弱小民族無盡限的受侵略者縱慾的宰割求戰爭的避免，若其如此，則世界人類將何貴乎和平？假使和平的獲得誠如一般和平主義者所說，『戰爭是不會不可避免』，那麼一個關鍵的認識，是首先須承認人類無論任何民族都須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生存。不然，一個民族或弱小者從事為生存而鬥爭，這種戰爭，我們絲毫無可非議。我們同情阿比西尼亞的抗戰，我們鄙棄慕尼黑之宰割，其原因在此；而中華民族被迫而發動神聖的抗戰，其原因也在此。

只要我們不做背叛正義的意圖，我們並不怕毀謗為『戰爭小販』而發抖。問題倒是卑怯不誠實的虛偽和平主義者暗裏藏刀有意無意的殺人，那才是千載不沒的罪孽。

誰在製造戰爭

這是個緊要的認識，戰爭的惡性的大量的製造，是野心家狠毒的陰謀。進步的戰爭，是受時代反動而激起，牠在性質上原是攻勢的防禦，是從有形無形的戰爭的壓抑上，英勇的反抗以爭取解放。戰爭的罪惡根源，是產生在野蠻暴力者不光明的心地上。戰爭是伴隨著野心家而來的，他亦將伴隨著野心家的死滅而消亡。

腐敗的社會，象養許多野心家好屠殺的惡夢。歷史的事實，毋庸贅述。我們現在來看看現時代的侵略者，他們是如何的在計劃屠殺政策來逃出他墮落的命運。

凶暴的帝國主義者，戰爭準備的狂熱，到處都是足資說明的證據。德國有世界著名的毒氣製造廠，日本有誇耀世界的軍費增加的膨脹預算，慕索里尼高喊着『除了侵略阿比西尼亞，意大利馬上可以動員八百萬，』希特勒接着說『有六十萬的現役健兒會在十二小時內集中聽候命令。』世界各國軍費的增加，據統計一九二五年是三百五十萬萬美金，一九三〇年進步到四百九十萬萬，一九三五年竟達到八百九十萬萬的預算。假使折合國幣計算是一四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這個數目

，是如何的驚人，我們是可以充分明白帝國主義者埋頭於戰爭的準備，是達到怎樣白熱化的境地。

是的，目前資本帝國主義國家，是逃不脫了資本主義本能的週期律的經濟恐慌，和平生產工業的迅速下墮，脫離生產過程份子的龐大增加，世界貿易隨着全世界人民貧窮化而低落，信用與幣制恐慌的嚴重；造成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內在的光銳化的矛盾。尤其先天貧寒的一些法西斯國家，為着鎮壓革命，為着逃避恐慌，遂努力企圖以軍事冒險找出路，這個最顯著的例子，即是我們的敵人——東隣的日本。

所以『戰爭狂』原是法西斯侵略者主要的特徵。『法西斯』同『戰爭』是發生了不可分解的連繫。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他就忠實的誇揚戰爭，他說『在永久的戰爭中，人類已變成偉大了，在永久的和平中，人類却毀滅了。』慕索里尼也說過：『法西斯主義是不相信永久和平的可能與益處的。』我們再看日軍閻宇垣一成一在『皇風萬里』裏的一段烏話：『當天孫降臨之際，天祖究竟有何勅令，他指示是『豐華瑞穗國將為我子孫繁榮之地汝輩其踴躍而往可也』……由是觀之，可知日本國的使命是在全世界遍揚皇風了。』所謂『皇風』，那不是左手握屠刀，右手提酒桶，像去年南京陷落時野田少尉傑作的斬殺千人競賽。

戰爭的黑影在幾個野心家的經營下早

已降臨大地，這個黑影似乎是沒有消散的希望。我們無用於顧慮想像一幕慘重的惡果，我們的問題是應如何謀逃出這個黑影的播弄。

我們爲什麼要堅持當前戰爭

當前中華民族欲圖謀得最低限度的生存，我們是再不能上「虛偽和平」的當，「進步」的戰爭，是中華民族「更生」的路，也只有以「戰爭」來答覆敵人的強暴，才是消滅敵人的屠殺，逃出遠東劊子手的血口。

中華民族是世界最愛好和平的國家，唯其愛護真正和平，遂決心與破壞和平的惡勢力，拚個你死我活。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一再中述，中國抗戰不僅是求東亞的真正和平，也就是求世界的真正和平，孫中山先生的遺言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要奮鬥才能有和平，有和平中國才能得救。但是我們是要切實認真把握，我們企求的和平是要世界人類都能得平等安逸的生存原則下真正的和平，這個與日來日本帝國主義軍事疲乏後用政治軟化的手段以「和平」幌子來搖惑中國的和平顯有兩樣。不幸汪精衛及一些搖動份子竟輕輕的受騙，誠然如汪精衛機關報所說「世界無不了戰爭，卅年戰爭百年戰爭最終的結局都是和平」。汪精衛他老早就遺忘了中國的戰爭，原就是爲和平的鬥爭，但是這個「和平」，不是中途妥協「屈膝投降」，寫下中華民族的賣身契。

虛偽和平的運用，日本帝國主義者原是失敗的吞併中國政策的陰謀。牠原想在遠東的侵略會不受抵抗的收獲。而戰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更感於無法用武力侵略中國屢次欲以虛偽和平軟化中國。我們英明的領袖早已洞燭其奸。總裁曾嚴重的告訴我們：假使日本的虛偽和平可以接受，字典上將無有「妥協」「投降」的字。近衛文磨所提出之和平怪文，總裁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辭嚴義正的痛加駁斥，蔣總裁的抗戰到底的訓話，也經國民參政大會決議奉爲國策。我們決不能因敵人的欺騙陰謀而搖動！

要知道敵人虛偽和平的內容，看日本走狗文豪菊池寬自己的供認：

「於東亞有相互抗爭的兩個國家存在。東亞和平即無實現可能，今日討伐中國使之深悟其非，實是東洋和平百年之大策。同是也是將東亞的民衆從永恆的戰爭中放出的『菩薩道』。不以日本的勢力爲中心，則東亞的安定到底難以維持，這是現實的情勢，也不能不是我日本確信」。

在目前我們要突破日本虛偽的大謊。我們的戰爭，是已經使中華民族提起腰脯，抬起頭來。政治經濟的建設，在這急劇的變換下，自由的成長。「共信不生，互

信不立」。全中華四萬萬五千萬在「民族高於一切」的規律下這成從所未有的團結。英記者克拉森說中國是在抗戰中開始飛躍，誰能盲目的說「戰爭的結果，是兩敗俱傷」。

「勝利握在中國人的手裏」，法人馬克烈對中國的抗戰軍事有了以下一段結論。我特地把他錄來讓大眾信任我們勝利的戰爭吧：

「在這新階段的戰爭將會更延長，延長到日本的力量所能夠支持的時間。日本得到勝利，換言之，即把國民政府的軍隊消滅，把中國政府瓦解，是再冒險不過的事。實際上在這次極激烈的戰爭中，中國是在她國內打仗，她要使佔領地的日軍疲乏，破壞敵人的交通，是很容易的事。至於中國人力的補充，中國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日本的情形就大大不同了，對於戰事前途，我完全替日本悲觀！

一個簇新的中國，即要在真正「和平」「正義」的羽翼下，像傳奇中鳳凰一樣，在熊熊火焰裏掠飛出來，我們要堅持著當前戰爭，我祝福着這遠東偉大的民族自救的烽火。

一九三九、五、廿一、

敵偽破壞法幣的碰壁

張子波

中華民族神聖偉大的鬥爭，已踏進了最後勝利的階程。當然，我們的勝利，在整個戰爭因素上，有必然的理由，但，有一件不可諱言的事實，即法幣制度確曾留下不可磨滅的助績。

假如這次抗戰，發生在民國二十四年法幣制度尚未實行以前，也許中國早已失敗，或者已經屈辱求和。因為那時中國的國民經濟是支離破碎，國家財政是百孔千瘡，一旦遭受敵人猛烈的攻擊，全國財政經濟的結構，勢必整個崩潰，戰事即無法支持。現在，因法幣政策的成功，使政府在財政上有了制御自如的充分的能力，把全國的國力集中在一起，因此能在狂風暴雨的局面下，維持良好的金融秩序，財政上絲毫沒有破綻。

法幣制度的改革，不啻對於中國的經濟結核，施了一次大手術，從此法幣制度在中國國民經濟機構中，也不啻盡了轉動自如的軸心作用，不僅把破碎的國民經濟建設成一個一體，而且更由此來促進中國政治實質上的統一，使中國逐漸走向現代化國家的路，且奠定了中華民族復興的永久基

石。

法幣制度在中國歷史上所完成的任務既這樣偉大，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更有賴法幣的支持，因此，成了敵人痛惡的死對頭，無時無地不要實現其破壞的陰謀。當法幣制度施行之初，各國均予以善意的援助，日本獨持反對，多方阻撓，在上海的日商銀行不肯移交白銀，及華北日銀，阻止華北存銀的南運，形成所謂華北經濟的特殊化。「七七」事變發生以後，敵人破壞我國法幣的陰謀，尤變本加厲，無所不用其極。著名的中國通，土屋計左右曾這樣說：「國民政府之能維持抗戰，實由於一九三五年之幣制改革及白銀國有令。國府以紙幣收買民間之白銀，達十餘萬萬元，運存海外，以作今日抗戰之軍費，為根絕此種抗戰之財政起見，必須破壞中國之法幣。」

去年三月十日，敵人指使北平偽臨時政府強迫在華北的中國、交通、金城、大陸、鹽業、中南、河北及冀東八華方銀行參加，設立「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無担保不兌換的紙幣，（即所謂聯銀紙幣），

調換中國法幣，套取中國外匯基金，破壞法幣信用，中央為對付這毒辣的詭計，在三月十二日規定購買外匯請核辦法，即凡購買外匯，必須得中央銀行審核認可。這樣一來，日本在華北方面，即便以偽聯銀紙幣調換法幣，或規得法幣，但亦無法以這法幣來套取我國的外匯基金；不過民間用貨物易取之外匯，倘不設法集中，不免間接逃避外匯，故中央於四月間再頒佈商人運貨出口及結售外匯辦法，和出口貨物應結外匯之種類及其辦法，藉資統制，因此，法幣信用能於驚濤駭浪震撼之中，仍堅穩不動。

當「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創立時，偽臨時政府即公布舊通貨整理辦法及經濟擾亂行為取締辦法，開始集中火力，猛向法幣進攻。對於華南地名法幣規定一個月之流通期限，對於華北地名法幣規定一年之流通期限，在此期限准予等價兌換，但結果法幣被兌換的數量實屬寥寥，且極弛緩，即據偽方公佈，套換之法幣亦祇三千萬元左右，比之華幣在華北之流通額尚不及十分之一。（當時在華北流通之華南地名法

幣約有四四、六二一、〇〇〇元，華北地名法幣約有二九三、五一七、〇〇〇元。因此自去年六月十日以來，表面上是禁止華北地名法幣之流通。偽方並於八月七日將華北地名法幣以暴力貶價一成，並自本年二月十九日起，北方地名之法幣再貶價三成，即以六折兌換。法幣每元祇值偽幣六角，偽幣雖然如此，但結果適得其反，因為中外一致的信仰，法幣在市場上之價格却逐日的上漲。據最近確訊，偽幣兌換法幣每百元要貼水三十四元，而且偽幣的價值尚在暴跌中。

偽方宣佈自本年三月十日以後，絕對不許法幣流通，結果因禁絕困難，不得不將原定辦法撤銷，改為除北平、天津、青島、烟台、濟南、太原、石家莊、唐山、山海關、臨汾、新鄉等十一大城市不准使用法幣外，其餘各地則任聽繼續行使，其實此等區域均完全在我軍勢力範圍，非日人暴力所能干預。實行以後，不但招致英美商人強烈的反對，即日商本身亦不願遵行，不得已祇得將北平、天津等城市再行除外。同時偽方並宣佈統制華北出口貿易，所統制之物品共十二種，凡出口商人必須證明其所得外匯業已按照指定價格，即偽幣一元值一先令二便士之價，售諸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時，方能報關出口。這十二種商品都是華北重要的出口品，即花生、花生油、蛋、蛋製品、胡桃、烟葉、通心粉、煤、毛毯、稻草、麵包及鹽，每年

之輸出值約計八九千萬元，佔華北總輸出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十分之八乃輸往日本以外之第三國，雖然敵偽的詭計多端，但結果仍不過一番空想，徒見心勞日拙而已。

事實證明敵人的陰謀，至此不但毫無收穫，反弄巧成拙，自食其果。因為偽幣與日圓聯繫，現在幣暴跌不已，日圓價格亦隨之而慘落。據上海二十三日日路透電：「日圓暗盤，今日又跌，平均每圓僅合中國法幣八角九分五，最低竟有八角八分之市價。」又據香港廿二日電，略謂敵方因日圓暴跌，大起恐慌，雖極力設法拯救，仍歸無效，敵方金融極為動搖。敵偽破壞法幣之所以失敗，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一) 偽幣根本是無準備，無信用的不兌換的廢紙，人民對牠素以冥國銀行鈔票看待，而法幣信用卓著，基礎堅固，深得中外一致之信仰，故敵偽縱然用盡暴力禁止法幣流通，亦不過使大家將法幣收藏起來，偽幣決不能替代法幣。

(二) 華北廣大的游擊地區，仍在我統治之下。都市及有敵軍之鐵路沿線，雖可以暴力強迫民衆承受偽幣，但在內地，偽幣絕不能使用，且民衆均認爲使用偽幣者即爲漢奸，因此更不願接受偽幣，鄉村民衆到都市時雖不得不行使偽幣，但當彼等歸去時仍換成法幣攜回鄉村。

(三) 近年來華北因受敵人的踐踏蹂躪與水災的影響，農產物收穫大減，農產歉收，含有輸出餘力減少之意味，亦即輸入餘力減退之意。華北之輸入以日偽之「建設資材」及駐兵用物爲大宗，對於民衆之

生活品未能兼顧，並且如第三國方面之輸入增加，則華北之貿易差額惡化，結果即成爲「圓匯兌」業務上發生困難的根本原因，若不從第三國輸入而從事仰給於日本，則日本因爲對華北貿易不能獲得外匯，事實上亦不得不從事抑制，遂引起實際上的矛盾。物質之供給固殊爲缺乏，使接受偽幣者不能圓活運用，偽幣之流通乃大受限制。

(四) 破壞我國法幣制度，無異驅逐英美在華的經濟力。法幣政策的建立，向受着英美道義上與實際上的支援，中國法幣制度與英美關係既如此之密切，敵人之欲破壞，尤所不易。

(五) 英對華貨幣新借款之成立，鞏固了我國外匯平準基金，使法幣之抵抗力益加堅強，更非敵人所能輕易摧毀。

因爲這五種理由，日本在華北破壞法幣的失敗是意料中必然的事。雖然敵人的陰謀，已遭到我們嚴重的打擊，但敵人還想作最後的掙扎，到華中試逞他的詭謀，在上海設立所謂華興商業銀行，於五月一日在新亞開成立會，同樣發行不兌換偽幣，分十元、五元、一元、二角、一角、五種，企圖在長江下游，與法幣作爭奪戰。

敵人在華北的時間比較長，就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的勢力來說，都比較在華中或華南「深入」，他的陰謀，連在華北都告全軍覆沒，在華中或華南更難望得逞。事實會給我們的評判，敵人必遭遇在華北同樣的慘敗。據上海廿二日合衆電：「華中日佔領區內之錢店對於『華興銀行』之紙幣

幣約有四四、六二一、〇〇〇元，華北地名法幣約有二九三、五一七、〇〇〇元。因此自去年六月十日以來，表面上是禁止華南地名法幣之流通。偽方並於八月七日將華北地名法幣以暴力貶價一成，並自本年二月十九日起，北方地名之法幣再貶價三成，即以六折調換。法幣每元祇值偽幣六角，偽幣雖然如此，但結果適得其反，因為中外一致的信仰，法幣在市場上之價格却逐日的上漲。據最近確訊，偽幣兌換法幣每百元要貼水三十四元，而且偽幣的價值尚在暴跌中。

偽方宣佈自本年三月十日以後，絕對不許法幣流通，結果因禁絕困難，不得不將原定辦法撤銷，改為除北平、天津、青島、烟台、濟南、太原、石家莊、唐山、山海關、臨汾、新鄉等十一大城市不准使用法幣外，其餘各地則任聽繼續行使，其實此等區域均完全在我軍勢力範圍，非日人暴力所能干預。實行以後，不但招致英美商人強烈的反對，即日商本身亦不願遵行，不得已祇得將北平、天津等城市再行除外。同時偽方並宣佈統制華北出口貿易，所統制之物品共十二種，凡出口商人必須證明其所得外匯業已按照指定價格，即偽幣一元值一先令二便士之價，售諸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時，方能報關出口。這十二種商品都是華北重要的出口品，即花生、花生油、蛋、蛋製品、胡桃、烟葉、通心粉、煤、毛毯、稻草、麵包及鹽。每年

之輸出值約計八九千萬元，佔華北總輸出百分之四十以上，其中有十分之八乃輸往日本以外之第三國，雖然敵偽的詭計多端，但結果仍不過一番空想，徒見心勞日拙而已。

事實證明敵人的陰謀，至此不但毫無收穫，反弄巧成拙，自食其果。因為偽幣與日圓聯繫，現在幣暴跌不已，日圓價格亦隨之而慘落。據上海二十三日路透電：「日圓暗盤，今日又跌，平均每圓僅合中國法幣八角九分五，最低竟有八角八分之市價。」又據香港廿二電，略謂敵方因日圓暴跌，大起恐慌，雖極力設法拯救，仍歸無效，敵方金融極為動搖。敵偽破壞法幣之所以失敗，有幾個重要的原因：

(一) 偽幣根本是無準備，無信用的不兌換的廢紙，人民對牠素以冥國銀行鈔票看待，而法幣信用卓著，基礎堅固，深得中外一致之信仰，故敵偽縱然用盡暴力禁止法幣流通，亦不過使大家將法幣收藏起來，偽幣決不能替代法幣。

(二) 華北廣大的游擊地區，仍在我統治之下。都市及有敵軍之鐵路沿線，雖可以暴力強迫民衆承受偽幣，但在內地，偽幣絕不能使用，且民衆均認為使用偽幣者即為漢奸，因此更不願接受偽幣，鄉村民衆到都市時雖不得不行使偽幣，但當彼等歸去時仍換成法幣攜回鄉村。

(三) 近年來華北因受敵人的踐踏蹂躪與水災的影響，農產物收穫大減，農產歉收，含有輸出餘力減少之意味，亦即輸入餘力減退之意。華北之輸入以日偽之「建設資材」及駐兵用物為大宗，對於民衆之

生活品未能兼顧，並且如第三國方面之輸入增加，則華北之貿易差額惡化，結果即成爲「圓匯兌」業務上發生困難的根本原因，若不從第三國輸入而從事仰給於日本，則日本因爲對華北貿易不能獲得外匯，事實上亦不得不從事抑制，遂引起實際上的矛盾。物質之供給固殊爲缺乏，使接受偽幣者不能圓活運用，偽幣之流通乃大受限制。

(四) 破壞我國法幣制度，無異驅逐英美在華的經濟力。法幣政策的建立，向受着英美道義上與實際上的支援，中國法幣制度與英美關係既如此之密切，敵人之欲破壞，尤所不易。

(五) 英對華貨幣新借款之成立，鞏固了我國外匯平準基金，使法幣之抵抗力益加堅強，更非敵人所能輕易摧毀。

因爲這五種理由，日本在華北破壞法幣的失敗是意料中必然的事。雖然敵人的陰謀，已遭到我們嚴重的打擊，但敵人還想作最後的掙扎，到華中試逞他的詭謀，在上海設立所謂華興商業銀行，於五月一日在新亞開成立會，同樣發行不兌換偽幣，分十元、五元、一元、二角、一角、五種，企圖在長江下游，與法幣作爭奪戰。

敵人在華北的時間比較長，就政治方面或經濟方面的勢力來說，都比較在華中或華南「深入」，他的陰謀，連在華北都告全軍覆沒，在華中或華南更難望得逞。事實會給我們的評判，敵人必遭遇在華北同樣的慘敗。據上海廿二日合衆電：「華中日佔領區內之錢店對於『華興銀行』之紙幣

已擬有黑市場之價格，現時每一百五十元「華興銀行」紙幣，合中國法幣一百元。又上海廿三日路透電：「盛傳「華興銀行」紙幣，在虹口通用市價，每元尚不足法幣六角。」

還有，敵人既無法直接破壞我國法幣，所以不得不出無聊的舉動，也即是他的慣技，大肆造謠，宣傳我國通貨大量膨脹，以圖動搖法幣信用。但事實上，抗戰廿三個月來，法幣祇增發三萬萬元左右，照此三萬萬元增發的法幣，俱有確實的準備，這本已不是通貨膨脹；我們如果進一步檢討法幣所以增發的原因，則尤可明白迄今並無通貨膨脹的事實。因為自抗戰開始以後，民間法幣被燬於兵燹者不少，且全國愈趨統一，法幣的流通範圍逐漸推廣，粵、桂、川、滇各省之改用法幣，內地工商業之發展，市場所需要的籌碼自然增加。即在淪陷區域，人民為保全其現有的財產起見，羣相收藏法幣，以備萬一；又即淪陷區域，亦因金融的不甚圓活，人民多有貯藏現鈔的現象；結果所致，法幣的需要更為增加。根據這二點，足以駁斥日本的所謂通貨膨脹，也更非一般人之所謂濫發紙幣。

由偽幣在華北的全軍覆沒，證明敵人已經是黔驢技窮，我們可以肯定的說：上海偽華興銀行的命運將同樣的悲慘。敵人破壞法幣的失敗，即敵人的泥足愈陷愈深，我們祇要堅定意志，繼續奮鬥，不難摧毀敵人的財政經濟基礎，則敵人財政經濟總崩潰之期，亦即中華民族齊唱凱歌之日！

論日軍封鎖中國海岸

戊丁

本月廿六日上海日海軍發言人宣稱封鎖中國海岸，凡在中國沿海二百哩航行之外輪，日軍皆可令其停駛，加以檢查其是否載有供國民政府用之軍火，至於禁運貨物名單，則未宣佈，據稱，糧食彈藥有列為違禁品之可能云云。

查日軍以前，曾經宣佈封鎖中國海岸，惟外輪仍繼續行駛，並屢次拒絕日本之檢查。日軍對於封鎖之執行，亦不十分積極。其後，日軍進攻廣州，並在海南島登陸，列強除抗議外，並無嚴重之反應，故日軍得寸進尺，於是登陸鼓浪嶼與封鎖中國海岸之舉。

據國際公法，戰時作戰國家有封鎖敵國海岸之權，然中日間並未宣戰，即戰爭之存在尚未經法律上之承認，而日軍之封鎖中國海岸，其不合法至明。此不但破壞各國在華權益，亦為國際法律所不容。

英國在華素有甚大之權益，中日戰後，其權益已被破壞無餘，所有日本在華佔領各地妨礙英商之貿易，貨物之運輸，碼頭之利用，工廠之復業，以及煽動工潮等，皆予英國在華貿易以致命傷，至於長江珠江之封鎖，租界之包圍及行政權之破壞，影響英國在華之利益更大，然英國皆不能以強硬之態度對付，坐視利益之喪失。蓋英國自知在歐局未澄清，美國未能在遠東有所行動之時，要避免對日戰爭，故處

處退讓，日本因之氣焰愈張。

美國自孤立派強大，中立法成立以後，對戰時海洋航行自由之原則業已放棄，中日戰事爆發後，羅斯福總統以中日未宣戰為理由，遲遲不實行「現購自運」之辦法，此對中國實有莫大之裨益，亦為美國政府同情中國抗戰之一種表示。倫敦廿六日合衆電，美國日後或將援行中立法，實在未足使人深信，蓋美政府既以中日未宣戰為由而不實行「現購自運」之辦法，自不致因此次日軍之封鎖中國海岸而援行中立法。

當茲歐局日漸明朗，反侵略勢力日趨合作之時，日本此種行動，只有使英美進一步之覺悟，知遠東之和平，除非英美密切之合作，及蘇聯之攜手，以強硬之態度對付侵略者，未能有致。是即英美對日之經濟報復及夫反侵略互助協定適應範圍之推及遠東，可能性日漸增大。吾人將於不久之將來目睹日本自食其橫行所生之後果矣。

至於正在從事自衛戰之中國，國際交通路線之開闢已經成功，軍火來源之截斷早非海岸之封鎖所能濟事，至於糧食，即國內耕地之開闢，農業生產技術之改進，已在急遽進行，成效亦甚顯著，日本若列之為違禁品，對我國毫無影響，徒為國際人士所不齒而已。

西進途中的中國

譯自四月號The Living Age

W. H. Donald 著
心亞 譯

各個被轟炸區域裏的中國人是怎樣呢？他們中的好幾千是血肉橫飛，說一句老實話，這些被炸死的還算僥倖有這驟死的降臨。因為許多活著的不是帶着重傷苟延殘喘於世上，就是處於困境而必須離開毀了的家，商店，小工廠。他們依靠着肩膀，手車，或是其他可資應用的車輛，盡量地搬運財物。把遺活著的嬰孩放在筐籃裏，或擱置在行李上。逃亡的民衆充塞了公路與山隘，如螞蟻般地爬上西進之途；希望於敵機的威嚇中尋求倖免，在戰爭的殘暴裏得到安全。

西部羣山，被低密的雲層籠罩著。這雲層把一六〇〇〇呎的高山也壓得透不出氣來。我們會好幾次攀過一八〇〇〇呎的雲頭。這白茫茫的世界裏不適於轟炸機的飛行。四川的冬天沒有太陽，所以有「蜀犬吠日」的俗語。八千萬四川民衆是在焚香禱祝著，在戰爭持續的過程中，不會所到蜀犬的吠聲。

成千的難民踏進了這些多雲的西部各省。其他則散佈於陝、贛、湘、桂、粵的多山地帶。移殖於廣西、貴州、四川和雲南的各省人們，佈滿了每個角落的空隙。建設中的新中國，打下強固的基石。

從前這些省份是一片荒涼，除了高山間的羊腸小徑和揚子江的一條水道外，幾無通路。後者直接供應著四川沿江各埠的運輸。不久以前走遠路的旅行者必須乘輪或步行。所有不能用舢舨運上小溪流的貨物（有時是幾千里的路）只是靠著苦力的肩膀和驢馬來運輸。有時走上幾千里的長程。我曾親見過長長一列的小牲口，從四川輸運食鹽到幾千里遠的地方。苦力也背上了貨物，跨過終年積雪的大山脈，深入拉薩。

現在這些西部省份彼此間都有公路聯絡。在緬甸那邊已有一條新的出入途徑。鐵路也漸漸的向西伸展。桂林有一條鐵路在衡陽與粵漢路相接；衡陽也在建築一條路軌遠貴陽。此外還有其他的鐵路正在建築中。由印度支那的郎孫到南甯，便是其中的一個。假如我們能夠設法把這鐵路伸入了緬甸，那麼整個中國西部，將全部開放。

雲南有良好的農礦業富源可資發展。牠不但是世界上錫的有名出產地，而且銅鐵煤的藏量也極豐足。四川產金很多；所以長江的上游稱為金沙江。從這邊一直至西藏一帶的地方，都可以從洪水沖下的碎

巖層裏淘出金來。陡起於淪滇甘邊境的喜馬拉雅山系的一部高山中，有著金的貯藏。那寶藏是總有使世界驚異的一天。在木勒國（譯者：在四川西南的甯遠府西面）產金豐富，可在任何一個溪流中淘金。從前木勒國王常拿小包的金粒給付小販。雲南的產桑，據說要比任何沿海產絲的省份好。四川農作物旺盛的生產，是遐邇聞名的，每年收穫四次，旱災罕見。在淪滇之西還有那寶藏萬千的西康。

從西南和南面，均無路可通西康。那邊有永久戴著雪帽的高山。雖然如此，牠却有廣大起伏的平原，使我們連帶地想起加拿大的大麥田與牧場。從緬甸穿過雲南而抵達此地附近的鐵路，將要使牠變為（依照中國報界所說的）繼續抗戰中人力物力自給自足的貯藏地。

從嘉定或是經雅州而到康定的公路，可以直達雲南。一年多以前，公路的工程就已動工了——穿山越嶺地到了康定。但是幾世紀以來商品的轉運都靠著人力和牲畜。

追尋著他們的路途，向著人力和國家

歐洲不會有戰爭

方正

「歐洲會有戰爭嗎？」這問題再討論下去似乎是多餘了，但我以為不僅「很有討論的餘地，而且誰還不能保證某種論斷是『對』的——當然連我亦包括在內。尤其在這種極度變遷中半個月來的歐局，張伯倫似非而是的態度，最容易任這問題隨時間而得到不同的結論。

就從李維諾夫辭職說起：假使李維諾夫辭職後新集體安全制更跟着瓦解，那歐洲當然不會有戰爭，一方面是極權軸心無止境的繼續侵略，結果是巴爾幹半島和波羅的海沿岸諸小國一一上了宰場；一方面是英法繼續的妥協，讓步，結果是威脅到英法的本身。可是事實是一天比一天變得更有利於民主集團——英國的態度逐漸明顯。自英法土軍事協定，英法蘇聯防協定相繼成立後，反侵略線及侵略線的壁壘相對形勢可以說已粗告成功。但是此後究竟「歐洲會有戰爭嗎？」，我以為仍舊是沒有戰爭——理由不是因為英國「怕事」或是「德意亦怕戰爭」，而是：一方面民主集團的力量加強但不需要戰爭，他方面是極權軸心的失去恐嚇能力而且不能戰爭；所以

歐洲沒有戰爭。因為：

(一) 思北君以為侵略集團是「以戰爭來威嚇民主國家以求不戰而勝」，這起事實，而這事實是墨希二巨頭一眼瞧破張伯倫的不澈底現實外交的結果，造成「一張一弛」的歐洲局面；但是此後德意仍然能用「空雷無雨」來取得「不戰而勝」嗎？不，已再不可能了。一年來以委屈求和來維持現狀的英倫外交，至捷克和阿爾巴尼亞相繼上了宰場之後，英法——尤其是英國——不能不承認這自掘墳墓的現實外交，只有使英法在歐洲一向優越的地位繼續沒落，結果除威嚇到自身的存亡還得到甚麼？這一反顧，使英國不能不殫殫了所謂「綏靖政策」，堅決地走上反侵略陣綫，這由英法土軍事協定，打破了百年來英土蘇在黑海三角鬥爭的局面可以證明。在協定中土耳其決心和蘇聯表示贊同的態度，是意料中事，法國一向是跟着英國，而英國能夠決然完成這百年來劃時代的局面，不僅證明英國對蘇聯的態度，再不是「疑神疑鬼」，而且表示英國長足進步。跟着英法蘇聯防協定成立，英國的態度更赤裸裸地

復興的大發源地前進中的人們，就有了許多機師和工匠。有的隨帶著工具；有的是赤手空拳。政府現在正努力地來援助；去搬運那些有受到破壞危險的東部工廠。在公路上很平常的可以看到絡繹不絕的馬車，騾車，貨車裝着機器不斷而艱辛地拖過山嶺。隨著的有成千的男女老幼背著重荷忍耐地在步行。這次大移民的顯著特徵要算是這些難民在這不幸中的堅毅。天災在中國民族的血骨裏育成了爭取生存的力量，這使他們能夠迅速地征服了富有威力的禍災。

在西部，新生命早已萌芽。許多工廠和以教育為目的的建築物在驚人的滋長。大學和文化機關在西部也出現了，這在一年前是罕見的。四百個南開大學學生徒步至長沙；再從長沙一路到昆明——經過四十天無窮山嶺的跋涉。軍校學生和一羣其他學校的男女生，也都這樣。此外，還有好幾百個是朝著西北前進。在那邊，他們都住在山洞裏。

中國的前途，日本是負有責任的——就是那向西邁進的前途。中國從前曾有過「王室西遷」的一句古話。今天在牠自己的西部，命運註定了要牠去尋求復興的資料；時間將要把這資料告訴我們。

告訴世人，她已跑上了反侵略陣線。這一著，不僅是英法蘇的一致態度直接給極權軸心一個威嚇，而且在協定中波羅的海沿岸及巴爾幹半島諸小國受英法蘇個別的保證，亦先後的進入反侵略陣線了，態度既已分清，還怕誰來威嚇？因此德意已失去放「空雷」的對象，就是放亦不響了。

(二)德意既已失去恐嚇的能力，「老羞成怒」結果能賜上一戰嗎？關於這點，思北君以為「德國外強中乾」而「怕戰」，結果就不戰；戊丁君以為「德國需要光榮」而且「經濟體系攪亂，人民生活困苦」逼得他不得不戰。我以為德國此後不僅「怕戰」而且夠不上一戰——戰而必敗。理由是：一、在廣大的反侵略陣線下，極權軸心已成爲孤獨的侵略集團；二、在戰爭中——這戰爭當然是德意發動的——反侵略陣線雄厚的軍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尤其是蘇聯穩固龐大的經濟力量足以應付戰爭——下，足使德意軸心不得「壽終」。關於後者，「德國需要光榮」和「經濟體系的攪亂」是一致的，經濟體系愈攪亂德國需要光榮亦愈迫切，這似乎非戰不可，但是德國能因逼不得已果真賜與一戰嗎？德國所需要的是甚麼？——「國家的光榮」和一高踞凡爾塞堂——但是戰爭所給予德國的又是甚麼？——是戰而必敗，是第三帝國的瓦解。而且德國在長期的戰爭期中，德國能夠保證已攪亂的經濟體系不再攪亂，已困苦的人民生活不再困苦下去嗎？他既不能保證又

不能戰勝，爲甚麼要戰爭呢？但是不戰能否使德國攪亂的經濟體系和困苦的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呢？這是關於法西斯基本理論問題——在不健全的法西斯經濟理論，只以不倫不類的中層階級來建立極權的第三帝國，結果當然要崩潰的，不過那是德國國內革命——那又是另一回事。

(三)現在要談到民主陣線的動態：對於這點，思北君以為是「五國怕事」和英國「不願意戰爭」，戊君以為「英國雖不願意戰爭但外來壓迫却使他從事戰爭的可能」。前者於其說「英國不願戰爭」不如說是反侵略陣線不需要戰爭，後者的答覆是：只要英國在反侵略陣線中站得穩就沒有外來的壓迫。理由是不僅英國在反侵略陣線中不願戰爭，而且整個反侵略陣線的目的不在以戰爭來維護和平——而是不得已時的應戰，德意既無發動戰爭的能力，英法蘇自然更不想以武力征服極權集團，雖然他是擁有戰而不必勝的軍事經濟力量，但決不肯輕易地利用其優越的武力來征服德意。因爲英法爭取的「均勢」、「均勢」已爭到了，所不希望德意的「獨霸局面」，「獨霸局面」已經打破了。

綜上所述：一方面是反陣線的力量加強，但不需要戰爭，一方面是德意既失去恐嚇的效力。所以我的結論是：「歐洲不會有戰爭」。

五月十八日晚稿

我所知道的尤溪

汪發體

五當敵人任福州投下第一次無情的火，我被迫離開了二十年來的家鄉，漂泊到高山重重的尤溪來了！

尤溪，像許多的內地一樣，一切都落在水平線以下，高入雲層的山峯，險灘阻塞的水道，將尤溪與外面的世界隔絕，形成了遺世獨立的境地。爲著地勢的關係，跟着抗戰，這兒便成爲避難的桃源，中等階級的難民，不斷地向這裏進攻，造成尤溪空前的繁榮。

難民的侵入，並不會把尤溪戰爭的空氣加厚，人民仍過著太平的生活，民族的仇恨，祇好在紙上寄生，鄉土的觀念，却能表現於實際，異鄉人在這裏常常被人歧視，十足表現閉關自守的意味，這種不合理的狀態，便是文化過低和交通不便而產生的結果。

縣城不過是一條石板鋪成的直路，兩旁站著店屋兼住屋的矮舊建築，屋簷掩蔽了半個街道的天空，雨傘在這裏失去了權威。無論米麥木材，任何的東西，都集在縣城零售，來往的儘是幹生活的人民，早晨的街道，特別難走！蒼蠅是這裏的特產，食店的門口，全部由臭虫看守，不願意與蒼蠅爭食的人們，是無法進去的。

比較有詩意的，還是四郊的曠野，青山綠水，新橋古剎，獨步徘徊，遙想朱子以前也曾在這裏散步過，跑過，誠足令人神往。「向首完貞」的石碑，到處都可以看到，不愧爲聖人出生之地。風俗淳樸，而鄭衛之風，却成爲公開的祕密，不足爲怪。

國聯與和平陣線

心水

本屆國聯對於中日事件的議決案，雖然堂皇地列有二則十三條，但歸納起來，仍不外「各會員國應採取適當的方法，援助中國」一句空洞的話。

「國聯對於援華各會員國之行動，表示滿意」這是此次決議案中的一條。中國抗戰的意義之一，是履行條約的義務，及維護世界正義，國聯對於過去這種不徹底的援助，就感覺「滿意」；對於禁止以飛機、汽油供給日本之最低限度的步驟，却無明確的決定，這確使中國抗戰的兒女們難於「滿意」。

國聯，它是上次世界大戰後，永保和平這一理想的產物，本來就患著先天不足之毛病，充其量祇是一個理想的標幟，對於它的力量，本不應作過分的估計。但我們並不因此對於國際環境就表示悲觀，跟著客觀形勢的發展，我們可以在世界上發現另外一個對於世界和平有決定作用的集團，這就是以英法蘇為主體的和平陣線。跟著侵略國家勢力的增長增高，另一方面自然也就形成了和平陣線，不過因為英國的外交政策，素來偏重實際，總想在妥協，苟安裏，取得暫時的和平，致使侵略者利用此種弱點，兼併侵佔，得以坐大，造成一件莫大的憾事！

最近英蘇合作已漸有頭緒，我們僅以遠東問題為着眼點，即斷其必有成功的前途，蓋蘇聯始終是一個愛好和平，反對侵略的國家，其外交政策是希望以集團安全制度，保衛和平。英國在中國投資與商業經濟的利益極大，也不允輕易放棄，因此英蘇對日的利益可說是一致，所以其合作不以中日問題為主因，也必包括遠東問題在內。

以英美合作為軸心，法國惟英馬首是瞻，無疑地是和平陣線的一員健將。美國孤立派的主張確是和平合作的阻礙物，不過主張維持中國的門戶開放與領土完整，却是美國一致的主張。況且孤立派也只是反對美國無謂的捲入戰爭旋渦，假使以和平陣線絕對優勢，可以不戰而使侵略者就範，美國的主政者，也何樂而不加入和平陣線呢？

前次德意日三角同盟的消息透露以後，使國際的分野，格外鮮明，一般人都認為對於和平陣線的建立，大有促進的作用，而感到的快慰。對於二十八日外電所傳，英法蘇同盟日內即可成立的佳音，自必更感興奮。

中國的抗戰，當然必須靠自力更生，但自力更生的含義，並不捨棄國際的力量，所以今後的努力，一面要支持長期戰抗戰，一面更要運用外交造成有利於我的形勢，對於和平陣線的成立，必須促其提早實現，為世界革命，奠下最堅固的一塊基石。

了！朱子祠是唯一有歷史的勝蹟，鼎鼎大名的理學家，便是這裏誕生，這是尤溪人很可以自豪的地方。祠中兩株大樟樹，俱有千餘年的歷史，中央疊國古物登記中，這兩株大樹，也在其內。現在勸工學校，便設在這祠內，儀器工具，軋軋的機器聲，朱子當年一定沒想到二十世紀物質文明，居然會搬到他的老家呢。

抗戰的工作，在尤溪也積極進行。勸員全縣的黨政商及智識份子，來參加這大時代的鬥爭。宣傳團劇團的組織，很是普遍，文廟常常有抗敵講座，可惜許多觀衆都抱着「看戲」的目的而來，反忽略去真正的意義。五九的火炬游行，偉大的行列，顯示着邊僻的人們，燃起了民族鬪爭的火焰。抗戰的刊物，却非常少見，大概以民衆智識較差的緣故！文化界的人們！尤溪正是一塊不毛的荒地，等待你們來開墾。今日，這一個被論為安全的地帶，因立體式的戰爭，空襲的恐怖，掀動了人們平靜的心弦。論理，尤溪根本沒有被炸的資格，可是我們的敵人，專門以殘殺民衆為能事，那就很難說了。當地的人們的跑到鄉下居住的有，早晨跑到山上，午後回來的也有，菩薩常常預告敵機來襲的時期，弄成滿城風鶴，一方面固然人們過於迷信，另一方面也是奸人散佈謠言，擾亂人心，必需加以嚴厲的取締。

尤溪，素被人們忽視的角落，抗戰把牠繁榮起來，最後勝利降臨的時候，尤溪將會改變成更進步的地方。

廿八年五月十八日于尤溪。

生命之花

(國防三幕劇)

苗夢鷗

第二幕

時間緊接着第一幕——夜十時左右——在白玲的家里。

這是個不容易說明的房間。說牠沒陳設？可也放着許多的東西。說是沒裝飾？那正中壁上，就掛着一大幅自由神像，安住頗講究的畫框里。室中每一件東西都放得整齊；可又那麼不調和，相稱，給人家一種特殊的感印，也許是牠們的主人，本愛乾淨和裝飾的；祇爲着別的原因，不能用更多的時間好好地照顧牠們；或者也不願意他們公開給人們看見：所以，一切的都帶點潑野，不修邊幅的習氣，大爲高雅的紳士們所搖頭歎息的。同時，還可以從這陳設上看出一種手面頗闊氣的流浪人的情調。他們偶然地在這兒佔有了一切東西。可是，一離開此地，就要完全跟牠們絕緣。也許連記憶里都不留一點影像。右壁這邊開個門，通到樓梯口。那邊斜放着一張寫字檯。寫字檯一半斜對着後壁上的窗戶；從那上面可以望見距離六尺多遠的地方，還有個小窗。這距離分明是個小天井，因爲這時銀白色的月光正從那上面射到小窗上。窗戶是關着的，跟牠並排地站着，還有個門；從那兒經過小天井的走廊，可以到後面的房間。自由神的玉照就是懸掛在門和窗中間的牆壁上。左壁是畫堵

的牆，牆上沒有一點裝飾，還是前任住戶的小孩，在牆腳邊用鉛筆給畫些阿貓阿狗的摹像，大有未來派作風。牆下面放着一張二房東剩下借給他們的舊沙法，可是兩旁又配着把新的靠椅。寫字桌上放一盞很美麗的檯燈，但，幾只不倫不類的洋鐵罐却不怕醜地也擠在那兒站着。桌旁一只很新小提箱被壓在破紙盒底下，報紙成堆地從那破紙盒里面拱出。

幕開時，房間里沒有人也沒有一點燈亮，後窗上透進來的月光就顯得異樣的淒涼和神祕。半響，門外有性急的脚步響上樓，接着就是鑰匙在鎖孔里響了一小陣，然後，因過於用力推開的門，碰到壁上的響聲。第一進來的人，熟習地跨着大步，一屁股就落在右牆下的沙法里，跟着進來的，聽着脚步聲就知道她的沉着。裝在門後的電鈕有人在扳動，立刻，房間里就大放光明。

(安東尼臉孔埋手掌里靜靜地坐在沙法上。白玲還穿繡繡一朵櫻花的女侍的衣服，剛從電鈕上收回一隻手。望着他無可奈何地輕輕呼口氣，就走到寫字桌前的椅子上坐。可是這一聲呼氣，深深地擾動了坐在沙法上的人，他霍地起立，握緊着拳頭在房里踱着沉重的脚步。走來，又走去。白玲安靜地瞧着他，可不說話。這

一段啞劇，經過相當時間。踱步的人更顯得有力地漸漸把脚步放慢。左一停，右一站，最後站到沙法前，一斜眼就看見掛在壁上的那幅外國女人，一手高高地舉着自由的火炬。也就像火炬燃着了貯在他心里的炸藥，立刻爆發起來！)

安(極迅速地搶至後壁，兩手扯落那面像框，死勁地往地上一摔)哼！自由！自由！(切齒地)爲着你，丟了愛情，丟了性命！

(白玲坐在一旁，癡癡地，沒驚動，也沒睬他。)

(安東尼很快地瞥了她一眼，好像從她過分的鎮靜中感覺到她的冷酷，可恨。於是，更生氣地從自由神的背上用脚重重地踏去，又跟剛開始的時候一樣，生氣而又着急地在房裏踱來踱去。)

(白玲仍然沒有理他，這啞劇就繼續着進行。半响，她突然記起似的立刻起身，去收拾放在桌上不大像樣的洋鐵罐，又把壓在破紙匣底下的手提箱搭救出來。)

她站在桌前預備把那麼醜的洋鐵罐放進新箱子里。這一切的動作，安東先是站着靜靜的看，不知道什麼原因，又叫他生了氣，他搶上幾步一手抓住

她。因為用力過猛，她一轉身就跌坐在椅子上，縮在她胸前的一朵櫻花，似乎刺出他眼中的火，他粗暴地抓她胸前，就那麼一聲裂帛，櫻花館的號衣一半算完了。

白玲默默地傷心着他的頑固和粗暴，安東尼的滿心忿恨，在撕破衣服的時候，像是已經發洩干淨，現在望見他受欺的樣子，自己倒像個在陌生地方受委曲的孩子遇見母似的伏下去，把臉孔埋在她的膝蓋上，放縱地哭起來。

白 (分明是咽着眼淚的氣音) 起來！你——起——來！

安 (索性撒嬌) 不！我——不！

白 (雙手摻扶着他自己也起立) 瞧！你這樣我會喜歡麼？

安 (站起來退半步，板着滿是淚痕的臉，埋怨地) 我知道！你不喜歡我。

白 (再惱他一下，當作報復) 噢！我不喜歡你！

安 (當真地瞪着她) 你！

白 (像你那樣的野蠻，噢！我不喜歡！)

安 (絕望地) 啊！我野蠻？野蠻！…… (急抱着頭顱步走向沙法上仆身下去)

白 (迅速地追上前，一把抱了他溫存地一笑) 弟弟我是氣你的！

白 (沒辦法地捧過他的臉) 你瞧！姐姐不是對你笑了麼？

白 (安下意識地抬起臉，瞧了她一下) (乘機抱着他的臉，看着他，情感地) 安東弟弟，你勇敢，你聰明，姐姐怎麼會不喜歡你？

白 (安倒要掙扎退後)

白 (抱著不放) 我在千萬人當中只選了你一個，我為什麼不愛你？

白 (安有點就範，呆呆地望着她)

白 (一下抱緊他，傷心地) 我們倆是一對可憐虫，我們倆的生命時刻都在危險之中。我們倆還不應該相親相愛麼？

安 (羞澀地低著頭，顫聲) 姐姐！我也懊悔！

白 (快活地捧起他的臉，給吻一個在額上，笑一笑瞧住他) 可是你先為什麼不明白？先在路上不跟你說了許多話？

安 (又低了頭，埋怨地) 可是，你不能因我能做救國的工作，才愛我！(退半步 抬眼看她一下) 你不能當我做炸彈的工具。

白 (明白他的委曲，魅惑地笑一個，牽過他，低聲) 弟弟，這一個月我們倆同居的生活，難道還不夠證明我對於你的愛？

安 (羞澀地低頭) 雖然！你——我？

安 (突然抱住她) 雖然，你也愛我，可是

白 (雙手抵住他的胸) 我還愛了別的人？

安 (放了手) 沒有，你不會的！

白 (退一點) 那還有什麼呢？

安 (提起還要生氣似的) 爲着工作，你常常忘了我，忘了我的存在。

白 (奇怪地) 怎麼？

安 (退一點自語似的) 我知道，在東京讀書的時候，(瞧住她) 許多男同學跟着你跑，包圍你；養成了你一種，一種

白 (緊接着) 一種很浪漫！很浪漫——？

安 (立刻糾正) 不是的！是一種不重視愛情的脾氣。

白 (明白了) 哦！(進一步) 那是因爲他們的愛情不值得重視呀！(雙手抓着他的胳膊) 至於你；你爲我工作的累累；替我坐了監 挨了打，受盡日本警察的欺負，(親暱地抱了他) 你

安 (低下頭) 那——那是我樂意的。

白 (更愛他，在他頭髮上吻了又一吻) 所以，我就衝過同學們的圍圍，在千萬人當中，唯一的，就愛你一個。

安 (有點愛寵若驚地抬起頭) 只愛我一個？

白 (拉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胸口) 祇有你純潔的心，配做我生命的歸宿。(又無力地放下手，一字一字的自語) 啊！

生命的歸宿！(痛苦地瞧着他) 弟弟，我們倆都太可憐了，(失望地搖頭) 我們倆的生命太沒有了保障！

安 (拉住她的手緊緊地握着，堅定的) 姐！我能做你生命的保障。

白 (搖頭) 不行！我們倆一樣的可憐。你？

安 (不以爲然) 不，我不可憐！

白 (清楚地) 一天沒趕出日人，我們的生命一天就沒有保障。

安 (想起，失望地略退，無限悵悵) 唉！環境跟愛情衝突。(低頭)

白 (嚴正地) 沒有衝突！(自語) 要保障我們倆的愛，就要先保障我們的祖國。(向他) 沒有祖國，我們就要像眼前一樣，時刻受着鬼子們的侮辱，虐待。

安 (先就靜靜地低下頭聽，突然抬起首) 姐姐，我明白！(又低頭) 可是有的時候，我又糊塗。像剛才對你的一切，(向她) 你，你饒恕我麼？

白 (慈祥的一笑，又抓過他的手) 安東，這不是你的錯兒！因爲你太年輕，太情感了，經不起受打擊；我不應該當着你的面做出使你難堪的舉動。(有苦說不出地嘆一口氣) 可是——

安 (有理地) 是的！剛才在酒店里，你受狗子們的侮辱，我忍受着；可是，你又跟他們那麼親熱地，把我們的地方都說出來——

白 (被喚醒了似的) 啊，我們的地方！(立刻轉身到桌上檢提箱)

安 (莫名其妙地，跟上一個質問) 你幹麼把這地方告訴他們？

白 (又轉身，一時說不出理由) 啊，這個？

安 (瞪着她胸前破裂的衣服，指着那朵櫻花) 我看見這朵櫻花都恨，別說看見了他們。

白 (突然也瞧着自己的胸口，又抬頭一笑) 不過，剛才豈不是靠着牠，我們倆還能夠回麼？

安 (安又覺語塞) 剛才路上，戒了嚴，你一離開酒店，我就就心着，馬上追出來，可不是？靠着這朵櫻花，我們倆才能夠從路上通過。

白 (英雄末路的神氣，低頭歎息，轉過身，施着無力的脚步) 啊！我，我還受過仇敵的保護，仇敵的保護！

安 (要來打氣似的，跟着過來，拉了他一下，笑) 安東，這不算一種恥辱！我們要狠狠地用敵人的力量消滅敵人。

白 (安低頭站住聽) 我用了許多手段，要林胖子給介紹到酒店里做事兒，跟這，不是一樣的嗎？

安 (瞧了她一眼) 嗯，我們要混進他們的地方，(又提起來) 可是，你幹麼倒把我們的這地方說了出來？

白 (哦，待會說！) 又慌張起來，轉身走向桌旁) 弟弟，你先幫我把這罐子(拿洋鐵罐交給他) 裝上火藥。

安 (不立刻接她的) 怎麼？

白 (收回拿着洋鐵筒的手，進一步) 剛才你太興奮了，我不敢對你說。(看一手錶) 可是，現在時間很迫促，他們就要來了。

安 (不明白，還是一肚子的氣) 那你幹麼叫他們來？

白 (安靜地) 告訴你！(一字一字地) 這個地方我就不說出來，日本軍部也已經知道了！

安 (意外的) 啊！已經知道了？誰告訴給他們？

白 (林胖子！) 林胖子！

安 (忿恨地) 哼！我早知道！這個東西，準會害我們的。雖然，對我們也有點用處。

白 (神祕的) 他是個沒用的漢奸，可他的背後還有個日本人跟住我們。

安 (驚訝) 啊！還有個日本人跟住我們？

白 (沈着) 嗯！一個叫做中村的日本鬼子，是軍部里的，我還沒查出他到底是個什麼人物。

安 (有些慄然) 那準是個偵探！姐姐！日本的偵探。(英勇地瞧她) 可是你幹麼不早說？讓我好對付他。

白 (沈靜的一笑) 早說？先不是爲着愛情，愛情；(冷冷地) 你跟我鬧些什麼？(安不好意思地低下頭)

安 (埋怨地) 哼！愛情！就誤多少有用的時間。(瞧着他，又溫柔起來遞過洋

鐵罐) 弟弟，我不怪你！聽我的話！
趁這時候趕快裝幾個炸彈。

安 (接着洋鐵罐，不清楚對方的意思) 是
的！等他來，就(做扔炸彈手式)跟他
同歸於盡！

白 哼！(看他悲壯的樣子好笑) 你說，
拿我們有用的炸彈，炸這些不中用的
東西麼？

安 (被她一笑又轉身) 那——那要怎麼著
？

白 (認真地) 怎麼？陳先生叫小三子交來
的信，你忘了？(一字一字地) 今晚上
他們的軍火就要上火車

安 (完全記起了) 嗯！(咬字) 我們到車
站上把牠炸了！(了結之了) (一轉身
就往後面的房間跑去)

白 (望着他出去，跟着過去鎖了門。拾
起地上的破鏡框，瞧著自由神自語)
自由！有了愛就沒有了你。

(說著把牠放桌上，就脫去女侍的衣
，突然，樓梯響了。她以極度的注意
瞧著右邊的門。)

(進來的是林胖子。)

白 (意外地) 啊，林先生！

林 (抓下帽子在手里，笑一笑) 貝貝！密
司白玲！剛才我還到酒店里找過你呢

白 哦！沒有事麼？(指著沙法) 請坐！

林 嗯！(學著日本人的鞠躬，走向沙法
上坐)

白 (沒等他坐下就恭維) 你真做人好！這
個時候，還肯為我的事兒，跑來跑去

林 (對手看穿了自己的來意驚訝地) 你
怎麼知道是為你的事兒？

白 (倚著椅背上，故意偏著頭想一想) 嗯
，我想準是的。要不然，這麼晚你那
肯出來。

林 (恭維得滿心暢快) 嚇嚇！你真了不
起！(一肚子事情急待說出) 先一刻，
中村先生叫酒店掌櫃的給我送了一張
條子。

白 哦！那是過給你的。

林 嗯！(先探聽) 你看見過？
(搖頭) 沒看見。

白 (既然沒看見，反而不好直說) 不過上
面也沒說什麼 (眼睛往四外看，繞灣
兒) 你今晚上，這樣早就回，我當是
你知道了。

白 我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那你為什麼這樣早回？

林 你到過酒店，他們沒跟你說麼？
哦，我剛到那兒問一聲，聽說你已經
走了，我也就走。

白 (放心的撒謊) 路上戒嚴，他們叫我先
回。

林 誰叫？

白 中村先生。

林 中村(想一想又) 嚇嚇，中村那個小傢
伙，倒跟你很關心似的。

白 怎麼？

林 他寫個字條質問我，並且要我立刻叫
你別再上酒店里做事。

白 什麼！他能干涉這個？

林 他有勢力！

白 他幹什麼的？

林 嗯，我也不太清楚，不過他是個陸軍
省派來的，軍部的人都聽他的話。

白 那你怎麼辦？

林 所以我趕來跟你商量(起立走近她) 其
實那樣的事情，也太委曲了你。

白 (白默默地站著自己想。)

林 密司白玲，我能夠跟你介紹更好的工
作，(挨得更近) 眼前你有什麼困難，
我可以儘量的接濟。

白 (厭惡地瞟了他一眼，沒聽見似的自
語) 不幹就不幹。

林 (高興的了不得) 嚇嚇！密司白玲，
你是明白人。(做乞憐的樣子) 我還一
點對你的心，我想你總能夠接受的。

白 (這才聽見他說的) 什麼，要我接受什
麼？

林 (過分的誠懇) 心！我的心！
(倒笑起來了) 唏唏！心能隨便挖給人
麼(出奇地問他) 你不想活？

白 (有些窘) 別取笑我，我說的是真心話
。你要我不幹，我就不幹。那還要我怎
麼呢？(嫵媚地瞧住他)

林 (受魅惑地，想拉上她的手，她縮退)

我說——

你說吧！

林 我說，我們倆在東京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就——

你就想挖出你的心？

白 (不明白對方的話是好意是惡意，看他那麼沈沈的樣子，停一下，挨至她

白 小姐，你還是那個時候一樣兒美麗，一樣兒的活潑，那個時候，我就向你表示我最誠懇最忠實的愛護，可是

白 你連都沒理我！

林 是的，那個時候我年輕，不懂事，還請你原諒！

白 (覺得有機會進攻)我始終就沒忘了你！

林 嗯！幾年了！(給他一點口惠)這一次碰見你，你還肯那樣的替我幫忙，這就可見你多情了。

白 (受寵若驚地)你真知道我的多情？我的多情麼？

林 (幾乎想著抱過去，看他莊重的面，可又不敢，張著兩手臂)白小姐，我非常樂意給你一個長期的接濟，你不必做事，我能供給給你美滿的生活，幸福的生活。

白 (尖酸地)啊，輕點說！不怕你太大聽目？

林 (好像真在他的身旁一樣左右看)哦，她！(又慚愧地)你看見過

白 她的。家里有錢，沒讀過好多書，又沒到過外國，(悲憤)她怎麼配接受我的愛？(驕傲地擺動兩步)我到過英國，到過安南，嗯，也算是法國，她，她是什麼東西，(又轉向她)頂遠的地方，才走到崑山，她的娘家里。

白 (看她的神氣有點忍優不禁)慚愧得很！法國英國我也沒去過。

林 (極口解釋)啊，你，你不是到過東京？也是外國呀。祇要不是中國都行！

白 (故作同情的調刺)嗯！待在中國，真委曲了你！

林 可不是？(越聽越難過，無可奈何地嘆了一口氣)唉！委曲！(掄着拳頭打空氣)我為什麼沒有一個外國的爸爸，外國的媽媽，我，我，(無限悔恨)生下來就做了中國人。

白 (冷酷地)你可以離開呀！我相信中國這麼大，既不會多你一個，也不會少你一個，要是你肯離開？

林 嗯，我早想離開了，可是——(貪饞地瞧着她)

白 (安靜地)幹嗎又不走？

林 可是沒有個稱心的伴侶，像你這樣！(眼挑着她)

白 (沈沈地)請別扯到我身上，我——

林 (沒聽似的乘機於一步)密司貝貝！白玲！你太可愛，你，我求你答應。(跪下去)答應我——

白 (退兩步恨恨地)你這做什麼？

林 (跪着膝行兩步)外國人求愛都是這樣！你不答應，我就不能起來。

白 正在這時候，門房輕輕地被人抵開，進來林胖子的太太，芳子。手里沒包袱，裝飾較隨便，二人背着身沒看見她進來。

白 (厭恨極了，嚴厲地)你不起來，我就踢你走！

芳 (三步做一步搶着過去，拖了林一把)不要臉的東西！待我收拾他！

白 (駭異地)啊！

林 (一骨碌爬起來，惱羞成怒地)你，你怎麼樣來了！

芳 (先咽下一口氣)哼，好容易我從酒店里一路問了來，果然沒有找錯。(向白表示好感地取得聯絡)白小姐，我明白，你是規矩人；可是(又轉臉對林)這沒良心的——(追上前，兩只拳頭像落雨般，也沒看清部位，亂七八糟地落在林的身上，林招架着退兩步，她又上前打，林也生氣了，右手用力一格，——(她差點沒跌倒——閃身走出來，還很顧體面的，拉稱一下新製的洋服，預備往沙法上取帽子逃走，可是又被太太攔住走路)

芳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林 (喘着氣)哦你想走？——沒那麼容易。告訴你，哼！我們倆從此就算完了。——(一屁股坐落沙法上，林知道情勢不佳，轉身想走，她立刻又起身

威嚴地)

站看！(林被喝住了，又轉身)我要跟你算算賬！(戟指 喘氣)我父親瞎了眼，把我嫁你這樣的東西！——你用了我多少的鈔，你還我，我馬上就走！

林 (忍氣吞聲地)親愛的，我們倆有話回去說，我送你——(走向前)

芳 (順勢就是一個嚮亮的耳光，打在林的左額上，)不要臉的東西，我要你送？今晚上，我就回崑山去，看你有本事，去找女人吧！(算是出盡了氣，拔起步，就往門外衝出。)

林 (撫摩着臉頰，瞧了白一眼，轉身取帽子，沒有事似的)哼！SOWTY 帽子，沒有事似的)哼！SOWTY SOWTY 密司白玲，沙約那！

安 (瞧見白就笑)嘻嘻，痛快痛快！(把洋鐵罐放到桌上，又回頭對白)要不是你把門鎖了，我到想進來打他幾下，痛快！

白 (滿不在乎)要我們打他幹麼！(走向桌旁)

安 (不以爲然)他不認做中國人，可他吃的是中國，穿的是中國。這種東西，比狗子們還壞——

白 (拿洋鐵罐，回頭答一聲)，這種東西

多着！打他一個沒用(指着洋鐵罐)炸彈都裝好了？

安 (上前幾步)這回裝得頂好。

白 (把牠放進洋箱中，滿意地對他一笑，)是不是，剛才馬頭上的苦經驗，叫你更加小心了！

安 嗯！我們失敗一次，就多一次成功的經驗。

白 (把提箱下了鎖，看下表)啊，十一點二十五分。(手按着他肩膀)弟弟，祇有半點多點，狗子們就來了。你乘這個時候找小三子一塊兒到車站去，待日本的軍火上好車，就趕快叫三子來送個信，我再把這(指着提箱)箱的炸彈送去。

安 (點點頭，可又表示異議)一手就要去取箱)我先帶起不好？

白 (攔住他)不！你帶着不方便，待會兒給查到了。

安 (同意)吧！(勇敢地就動身)那我就走

白 (跟着轉過身)你！(安立定回頭)別走大門！(安聽話他回頭朝後壁的門走，白跟上，二人至門邊。)突然，弟弟，等一等！

安 (不明白)還有什麼？

白 (寂寞地一笑)沒什麼！(想一想)你去吧！(眼可瞪着他)

安 (不安地)姐姐！你幹麼這樣瞧着我？(情感地抱過他)啊！弟弟，我們的工

作充滿着危險 (扶着他的臉直瞧)讓

我多看你一回，再看你一回吧！(又把他抱過來，閉着眼，臉貼臉地，聲音有些顫)安東弟弟，路上小心點兒！

安 (轉臉看着她)姐姐，你幹麼這樣地？

白 (與奮地離開他)不，不會的！(剛毅有力地)姐姐，要是我們能夠炸毀了敵人的軍火，叫京滬路沿線游擊隊的弟兄們，減輕了威脅，那，那我就犧牲也值得的。

安 (感動地)是的！弟弟，讓我們倆的愛，我們倆的生命，跟炸彈在敵人整車的軍火上開花！

白 (無限興奮，閉着眼把臉送給她)姐姐，吻我一個，我走，

安 (抱着他吻着他的眼)啊，祖國的孩

子，(吻後推了他)你勇敢地去罷！

白 (安走出門)

安 (站門口低聲地)待會叫小三子也從後門進！

白 (安在黑暗中答應一聲知道，走了。白站一會兒，即轉身，把門鎖上。在房中環視了一遍)。門外一陣樓梯響

白 (接着右邊室門有人在輕輕地敲着。)

安 (回轉身，驚款莫定的說一聲)請！

白 (門開了，進來的早中村少佐，神情很興奮，很快地把房間打量了一遍。)

白 啊！(即看手錶)

中 (摘下黑氈帽，有禮貌地)是的，我來早了廿三分鐘。

白 (無可如何)也差不多是十二點了，

(指沙法)請坐！

(中村過去坐到沙法上，好像對每一件東西，都感到十分趣味似的，眼睛左右前後看。)

白 (眼睛跟着瞧了一下)這兒一切都簡陋得很，對不起！

中 (模糊地一笑)不，我倒覺得很豐富，很複雜——

白 (覺得他措詞不合)很複雜什？

中 (立刻陪笑着解析)哼哼！我說(指着這些陳設，東洋的西洋的都有。

白 哦(也勉強一笑，就言歸正傳)你先說是有話要問我，是麼？(坐在桌前的椅子上，等待受問)

中 (可不就問，弄一下帽子，慢慢地放在身旁)嗯！爲着老同學的原故，叫我關心你的職業！(反問她)啊，櫻花館的事兒，你不預備繼續了吧。

白 (直截地)嗯！當然沒法子繼續。

中 我想(真想)一思想)不至於影響你的生活，所以——

白 怎麼說會沒影響呢？

中 真的？

白 (不高興)中村先生！我說貴國人犯的毛病，就是這樣——多疑。

中 (被衝撞)啊！多疑？(轉臉自語似的)

白 (機警地，以爲她開窗又有什麼作用)

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願意待在那種地方，做那樣的事兒。(又轉臉瞪着她，質問)貴國社會上，過去都這慣例麼？

白 (猗滑地)嗯，至少——至少不能說沒有。

中 (得意地一笑)我離開了學校，在中國差不多三十年，(搖搖頭)還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事兒。

白 (閃避地)啊，你在中國這樣久？

中 嗯，中國差不多就是我的家鄉了。

白 (恨恨地)啊！你的——(停一下)忍住)可是打仗以後的情形你未必清楚！

中 我清楚！(注意地探問)你不是爲着打仗，才幹這種事情麼？

白 (修正一點)是的，爲着打仗，流落在上海，沒法子！

中 (覺得對手也能說話)嗯！(默着想)

(白好像覺得房裏空氣不夠似的，轉起身向後窗戶走去)

中 (驚動一下)你做什麼？

白 (打開窗，回過臉)我覺得房間里的空氣太沈悶了！

中 哦，(笑一笑)哼哼！我們可以痛快點兒說，是不是？

白 (回到原位)是的！我們可以更坦白地

中 (故意抽出香烟站起來，向前走幾步)

白 (站起來)唉，對不起——

中 (摸摸衣袋)哦，我自己帶着，自己帶着！(站原地抽烟，又瞥了窗外一眼)

白 瞧！多好的月亮。(指窗外)

中 (白下意識地跟着轉臉瞧一下)

白 (急接着)那里面住人嗎？

中 (隨便地)三房東的姊妹住的。

白 (走回沙法上坐)哦！你還是三房客。

中 (厭恨而又着急地)中村先生！我相信；你不是查戶口來的，你就痛快點兒說，你要我怎麼樣。

白 (吐出一口烟)我本不要你怎麼樣！(想)就爲着那種職業跟你太不相宜。(想一想)是的！就是爲着這點兒。

中 現在不是照你的做了？

白 嗯，是的！現在我們就瞎說點兒別的罷。(抽口烟無關心似的)白小姐，你對於這一次中日打仗的感想，怎麼樣？

白 (突然明白對方的人格)啊！這個？(笑着搖頭)我始終就不大注意。

中 (覺得對手太狡猾，冷笑)嚇嚇！(正色地)你研究政治的人，可以這樣說？

白 (更狡猾地一笑)哼哼！就爲着我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對打仗很外行。

中 (失敗的)那你以爲這一次中日的事件，可以用政治手段解決的麼？

白 (沒把握地)那——也——未始不可以

。(閃避地)中村先生！關於這事情我實在懂得太少了。

中 (迫緊一步)我覺得這一次的戰爭是日本欺負了中國。

白 (意外地)啊，你說這樣？

中 (又進一步)日本軍隊在中國的一切行為，我根本反對。

白 (聰明地反問)爲什麼？我覺得腐敗的中國，應該受懲的。

中 (也感到一點意外)應該受懲？(奸惡地站起來大搖其頭)不，不！(走向她)現在中國多像你一樣的年輕人，是有希望的，有作爲的！日本不應該當這剛萌芽的時候，摧殘中國。毀滅自己同種同文的國家。

(白沈靜地坐著聽，中村自己踱著步。)

中 這是日本的醜惡！(故意站到他身邊)

白 小姐，難道你沒有這樣的感覺？

白 (先定一下神)我麼？(往旁一閃眼)沒有。

中 (進一步)沒有？(緊迫地瞪著他)真的沒有？

白 (大方地一笑)哈！(故意退一點)瞧！你多認真呀！我——(領起笑容肯定地)真沒有。

中 (望住她，得不到要領，低下頭想一想，自語)你不是糊塗人，(笑抬起頭恨恨地)白小姐，你真了不得！

白 (有了把握，順水行舟)你別再取笑了

！我是個不懂事的女孩子，連日個的生活，都沒法子安排，(低頭埋怨着自己)

中 (瞧着她一眼，又走個小圈圈，站定回頭，情感地)天！我們倆生在同一個時代，爲什麼不在同一個團體里。

中 (門外的樓梯起了一陣急響，他神經過敏立刻起身變臉色抓住她的手)誰？(一邊急抽出手槍凶惡地指門外)你叫誰來？你要對我——(回頭看)

中 (可是推門進來的却是他們的水兵，喝得醉醺醺甲和乙)

甲 乙 醉眼惺惺地望見了中村手里的槍，駭了一下，中村見是他們，急收起手槍，甲乙一看見他收起手槍，立刻像猛獸獵取小動物似的撲了過去。白玲急急地閃至窗戶邊。

乙 畜生！馬拉皮！

中村 (先閃一旁吆喝地)托馬利！

(甲乙可沒理他：一個抓他的手，一個直在他臉上揮拳。一小陣的惡戰，中村一下被甲推倒沙法上，剛才整齊的樣子，變做很狼狽，破爛)

乙 (兇惡地過去)媽拉皮 支那便衣隊！抓他回去。

乙 (甲乙二人帶領口一揪着中村往門外拖走)

乙 (至門口，記起似的，站着回頭找白玲)唏唏待我幹了他，再來跟你樂

一樂(又走一大陣下樓步嚮。

白 (急急走回來一看手錶滿意地笑)唏唏，剛剛十二點。(瞧沙法上一眼，就趕快去關門，又走回沙法上拿起中村遺下的黑氈帽，往里一看)特務長中村(手有點發顫)特務長？狗子們的偵探！

白 (同時，後窗上跳一個藍襖的人)

白 (嚇得叫了一聲)啊！(迅速地回頭看)

白 (跳下來的却是賣報童小三子)

白 (還有點氣喘)小三子——你——怎麼啦，——走這兒進來？

小三子 (也在喘氣)我——剛剛——從——火車站——跑回來。

白 (緊急地)安先生呢？

小三子 (摸着破鞋底下，拿出一張小紙片)還在車站上，他，他叫我告訴你，日本人的軍火快到齊了。

白 (接過字條看一眼)噫，知道。(走到桌上，把黑呢帽放下，拿筆在字條上打個記號又交給小三子)你帶去告訴小三子又把一條往鞋底下塞進。

白 你剛嚇了我一大跳！怎麼你爬窗戶進來？

小三子 (伸直身，抓抓頭，苦笑着臉)安先生叫我從後門進，我可走到(指後壁)那兒，門鎖上了，又聽見這里鬧打架，我當是出了禍，趕緊爬到(指窗)這窗戶上。(看

一下四外)可也沒有什麼吧。

白 (友愛地拖他一把指點着)你真傻!當真這兒出了禍,你這進來送死麼?

小三子 啊,這我沒想到。我祇聽見聲音,怕是你跟誰打架,我要趕進來

(做手勢)幫一手的。

白 (故意反問)你幫誰?

小三子 (稚氣地紅了臉,鼓著嘴)幫你,還幫誰?

白 (聽了高興,牽過他,在骯髒的額頭上吻了一個)好孩子!我送你出去

(拉他的手同走至後壁門,開了鎖,送他出去,囑咐着)快點走!別在路上聽人家打架,記得住麼?

小三子 (門外應)記得住?

(白又鎖了門退回來。走至桌前拿起呢帽反復看,對帽子)中村先生,算你是你勝利罷!你破獲了我們的機關。可是——

(又是樓梯響,這一下可叫她嚇住了)

白 (聽著)啊,這個時候還有誰?

(敲門的聲音,白退至沙發邊門外的人,不待請,就自動地進來了。中村跟第一次進來的神氣一樣,很沉鬱)

白 啊,你!

中 對不起,我就是拿帽子來的!(直走向她)

白 (進兩步交還帽子,縮哭老鼠似的)中村先生,剛才你受了傷?

中 謝謝你,沒受傷(口氣相當誇大)我們的兵,紀律實在太不好,我剛交他們的長官去辦,(轉圓滑的口吻)不過,這一場的喜劇,跟我們倆的交情有很大的幫助。

白 (有準備地)很大的幫助?

中 嗯!叫我們倆認識的更清楚,不需要浪費時間說那些客套的話了。

白 是的!中村先生,我知道你是個特務長,可是我知道了也沒用。

中 (奸惡地一笑)哼哼,白小姐,你偉大的人格,已經夠感動我!別再說這種的話罷。

白 那要我說什麼?

中 (直截地)說你要破壞我們的軍事計劃

白 (最後的掙扎)軍事計劃?(冷冷地搖頭)我不知道!

中 (殘酷地)那讓我替你說。

白 (有點恐怖)啊,你說!

中 記得麼?前三天,我們倆在櫻花小酒店第一次會面的時候,我就覺得你不

是個平凡的女性。以後林先生又供給了我許多的材料,我就完全相信你,你是個偉大的人物。(嚴肅地)並且你還想在今晚上,做兩次的炸彈案。

白 (失神地)炸彈案?

中 (肯定地)是的!第一次你在碼頭上,沒炸成功,可是你現在又要進行第二次了。

白 (中村冷酷地瞪着她,她可一點沒震動)

中 (稍微放鬆口氣)第二次你預備在火車站炸我們的軍火,是麼?還叫個賣報的小孩跟你們通訊。

白 (有點發急)哦,買報的小孩,他,你逮住了他?

中 (驕傲地笑)還是剛在門口碰見的。

白 (沈下臉,往門外瞟一眼回頭對中村,剛強地)好!那請你叫巡捕進來

中 (反而輕鬆地一笑)你當我帶了巡捕來? (鄙視地搖搖頭)沒有!

白 (安靜地)哪可以拿出你的手槍了!

中 手槍?(拿出手槍看)可是這玩兒不夠嚇唬你!(又收起手槍)

白 (知道他要什麼)哦,要我自動地跟你到軍部里,是不是?

中

白

中

中 那——(想一下)也用不著。

白 (意外地，不知道對手要用什麼手段)

白 啊！(想一想，反正是一死，還怕什麼？安閒地退到棹前的椅子上坐)那

白 要怎麼樣，隨你的便！

中 哼！(完全出人意外地進至白的面前

白 一句一句地)我在中國擔任了上十年

白 的特務工作，這還是第一個碰見利害

白 的對手。像你，我不願意用卑鄙的手

白 段來對付。(驕恣地)我一向很相信自

白 己的能力，正要尋找個聰明的人，做

白 對頭；(失望的自語)可是，沒有！都

白 沒有！(向她)嚇嚇，你們中國人，總

白 捨不得自己犧牲，遇見了危險，不是

白 缺少勇氣，就是缺少了沉着。

白 (白恨恨地像要表示什麼，中村搶著

白 說下去)

白 白小姐！像你這樣的大膽，這樣的肯

白 犧牲，真超過我一向對你們中國青年

白 的估價。

白 (恨極了)告訴你，中村先生！你要是

白 不逮住我，我可要趕你走了。

中 (忍住，故意笑)哼！我就會走的。

白 可是，我不逮住你！

白 不逮住我？

中 (誇口地)我幹麼要逮住你？把你放在

白 上海，跟放在軍部里不是一樣兒？

白 (鄙薄地一笑)哼！上海是你們的牢

白 獄，你們可以隨便抓人，殺人。

白 (得意地點點頭)嗯！(認真地)可是，

白 對於你，我不願意那樣做。

白 (鎮定的)你願意用炸彈來報復我？

白 用炸彈報復？(搖頭)不！(清楚地一

白 句一句)告訴你！今晚上二點鐘，有

白 我們叁千萬的軍火，在車站上火車！

白 (她注意地聽著，他偷偷地瞥見了

白 一眼，停一下)我發誓，誰能夠炸了

白 牠，我就回北海道的老家去種地，永

白 遠害怕了你們中國人。

白 (冷淡地)當然，你可以這樣誇口。

白 你也是的。

白 哼！(起立，嚴厲地)我說過，你要是

白 不逮住我，我就請你走。

白 是的，我走！(戴上帽子)

白 (虛飾地)我一天很忙，現在正是要睡

白 的時候。

白 (伸手要握，一人沒感情地拉一下手)

白 哼！祝你甜蜜地睡！

白 (中村一逕自走，白站著沒動，聽脚

白 步聲下了樓，頹喪地坐下去。看一

白 下錶，又霍地起立，轉身提過棹上放炸

白 彈的小箱)

白 (悲哀地自語)呵！三千萬的軍火，多

白 少的同胞，在等著你的屠殺！毀滅！

白 (想起來激動地)我要去，就是失敗也

白 要去！

白 (說著轉身向後門走，突然右邊門外

白 傳來一陣急驟的脚步響)

白 (驚駭地轉身)呵！安東麼？

白 (可是，進來的又是林胖子。他頭上

白 冒出汗，手裏還離不了那根司的克。

白 走進來，氣喘地望著白玲，又望著她

白 手裏的提箱)

白 (討厭地)怎麼，你又來了？

白 (瞧著她手裏的箱，放了心似的笑一

白 笑)我知道他會到你這兒來的。(還

白 有點氣喘)

白 (連忙放下箱)什麼？你說誰到這兒來

白 的箱)她的箱子還在這兒。

白 (攔住箱子恨恨地)什麼他的箱子！

白 (威嚇地)請你出去，我要睡了。

白 (一點不生氣)唏唏！你們女人總是

白 衛護女人的。(轉身要往後門走)她在

白 裏面罷。

白 (有點明瞭)哦，你太太？(放了心，

白 想起覺得好笑)她怎麼了。

白

林 (又回轉，看她的笑，更有把握了似的) 唉，我早知道在這兒，也省得跑了許多地方。

白 (倒有點關心) 啊，她走了？

林 (這才說出來) 是的，剛從這兒生了氣回去，就拿箱(指箱)這個箱子跑出來

白 (完全明白) 她不是說到崑山去麼？

林 這個時候，那來火車坐！(自己得意) 嘿！我想的沒錯罷！我想也許在這兒，果然就在這兒。

白 嗚呼，現在火車沒定準，要開就開，你不到車站去找找。

林 嚇嚇！白小姐，你——你——(轉身又要走向後門，可是想起來又怕挨打，回轉身) 還是請你叫她出來罷！

白 (白站著有所思。)

林 (看她不動也不動) 叫她出來，我們叁人有話當面說。

白 (有所決定，先笑了一笑) 林先生，沒騙你！她真的上車站去了。還叫我送她。

林 (有點失望) 呵，真走了？(指她身後) (箱) 還叫你送箱子？

白 (大了胆，回身取箱) 嘿！我就要去！或者你在這兒坐著罷。(說著就要走)

林 (心急地跟上去) 那不！我們一塊兒去。

白 (又立定轉過身) 你也去？

林 (重重的點頭) 嘿！我也去(討好地) 箱

子我拿。

白 (把箱子交給他) 那我們走這邊(指著右邊門) 出去。

二人匆匆下，白走至門後把電開關捻熄。

燈黑，門外一陣脚步聲下了樓。

幕落

抗戰樂府

何勵生

咯血死

(某文學家言此次中日戰爭，有以兩人搏鬥，中國固遍體鱗傷，但日本亦必筋疲力盡，咯血而死。)

日寇逞兇奪，行兇不復止！筋疲力盡時，終至咯血死！

吃人肉

(去年八月二日漢口電訊：在屬於阿部聯部之一敵軍屍骸上，搜出日記，其中載有寇軍殺害我同胞五人，而竟將其肉烹食；我當局即將此日記攝影發表，以向世界揭露敵軍窮兇極惡之獸行。)

野蠻島夷速還原，禽獸暴行惡紛紛；空幌子，爾「皇軍」，人吃人，罕所聞！

徵發

(日寇對擄掠行爲，美其名曰徵發。)

洗劫名「徵發」，蹂躪慘難述！此賊若不除，我永無寧日！

投石塊

(敵機在各處肆虐時，除投彈外，常同時投撒大石塊。)

投石塊，逞兇鋒！兇計畫，物力窮！

廈大動態

莫憑欄

七、到自然去

戰爭使一切失去了常軌，日常生活也不能例外。荒鷺翼下的長汀，郊外成了白晝活動的寵兒。一九三九級級會幹事們有一付敏銳的感覺，能充分的把握時機，針對疏散郊外的一段空白時間，他們發起了輪流性的野外聚餐，把全級分爲八小組，每組負責主持一次野餐。這新鮮的玩意立刻得全級同學熱情的支持，進行得異常平滑圓滿，據通告的報告，現在正輪到第三組了。

八、實際籃球比賽

在本校四個級會中，一九四二級是最年輕的一個。因爲年輕，給人的印象却顯得格外的活躍。這一學期，他們出版了「四二」半月刊，算是級刊間最先採用新形式的一個。另外值得一提的，他們本學期由級會發起實際籃球比賽，經過的情形很熱烈，中間爲了映雪齋的被毀，一度停滯下來，最近又繼續進行着了。經過大小十數戰，現在留下的是靜待總決賽的第一室和第八室，(室稱是炸前的編制。)這二室，七日內將揭曉誰是冠軍。

▲▲時事述評▼▼

至於國內戰況，二期抗戰的初步反攻，呈現出無比的英勇，最後勝利之絕對把握，謹將十日來各路重要戰況，略述於下：

華中會戰與所謂『平沼總攻』

日本最重要之戰場，當推華中所謂「平沼總攻」。包含七師團兵力，分三路進犯：(一)犯我豫南桐柏，(二)犯我鄂中鍾祥，(三)犯我鄂北隨州。更擬一路溯長江而上，一從漢宜路西征，會師犯我宜昌。戰地包括大桐山桐柏山伏牛山一帶，戰線長數百餘里。結果在我最高統帥嚴密指揮之下，李宗仁將軍由鄂北出擊，湯恩伯將軍豫南夾攻，殲敵二萬數千餘，戰況之激烈與所獲之戰果，堪與台兒莊相互媲美。日來敵人已困處在我隨棗大桐山附近大包圍囊裏，現安陸京山天門為其困守待斃的孤島。這次我軍之初步反攻，已奠下最後勝利之鞏固基石，我們可以注視這中華民族新軍二十餘萬馳赴縱橫在這個勝利的戰場中。

晉境游擊與所謂『五台掃蕩』

晉境游擊，為中國在敵人後方戰場之最堪注意者。此白崇禧將軍所譽之山西式戰場。日來同蒲路各段我游擊隊均異常活躍。敵在同蒲路東側各據點仍處在我軍包圍監視中。敵寇第廿師團，損失慘重。安澤浮山敵困守城關，新絳稷山河津等地公

路均為我破壞無遺。趙城靈縣汾河以西地區，為近來晉西戰爭中心。最可注意者，敵由太原調萬人，作第六次圍攻五台，敵機在是區也頗活躍。但晉省之堅強游擊隊伍，曾五次突破『五台掃蕩』，這次再度紛擾，必為我粉碎無疑。

贛東粵南膠着寇如喪膽

贛東敵復蠢動，但被我軍之堅強襲擊。困處在奉新安義一帶。萬壽宮附近。有我游擊隊不時截擊，高安情況良好，敵在南昌，時受威脅。粵境從化之敵累受我軍重創，已不敢出擊。新會戰況膠着，敵在廣州不能越出雷池一步。其餘各地如北平之襲擊，京滬游擊隊之活躍，濟南曾一度被我游擊隊伍衝入。足見日軍，已處處在我軍控制之下，無法動彈。

福建省境處處是彈痕

自從上月敵人開始其轟炸陰謀後，福建省境，無日不在受其慘酷的濫炸中。其中受災最慘者為福州市共投彈百餘枚，死傷二百餘人。全省被炸縣份有福州，永安，南平，漳州，泉州，建甌，長汀，雲霄，海澄，連江，莆田，同安，龍巖，南靖，漳浦等十數縣份。共死傷四百餘人。這筆血債，福建同胞，將如何努力取償？日來敵艦不斷向福州之瑣頭以及思明之集美對岸不斷轟擊。而敵機轟炸，竟無甯日，在此敵人企圖整個吞併我國大陸之陰謀下，『福建』，他是應該趕快堅強的抬起頭來呀。

★投稿簡約★

- 一、本刊歡迎投稿，凡與抗戰有關之稿件，學術研究之著作，以及木刻漫畫等，均表歡迎。(來稿請勿超過五千字，文體不拘)
- 二、來稿本刊有酌量增刪之權。
- 三、來稿如用筆名請詳細註明真姓名及住址。逕投本校「唯力」信箱。
- 四、投寄「讀者信箱」之稿件，請將事實或問題敘述明白，並須詳細註明姓名住址職業，以便答覆。

唯力十日刊 每月逢一日發行

編輯者：國立廈門大學戰時後方服務團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國立廈門大學戰時後方服務團總務部

發行處：長汀廈大校舍

經售處：本校合作社

各地大書局

印刷者：長汀毛明新印務局

定價：本期零售國幣壹分

外埠加郵費壹分